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松赞干布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80723 - 146 - 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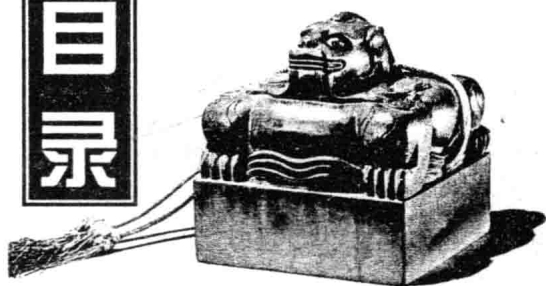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 - 80723 - 146 - 7/I · 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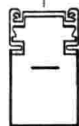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少年赞普	(1)
第二章	迎娶文成公主	(29)
第三章	国政治理	(70)
第四章	松赞干布时的西藏宗教	(89)



第一章 少年赞普

一、吐蕃立国史

据《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二一六》等古籍记载,我们知道关于吐蕃政权的一些史料。吐蕃原是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西羌”族的一支,大约有 150 多个部落,他们零散地居住在黄河、湟水、长江、岷江之间的峡谷地带,有发羌、唐旄等部落,但是以前没有与中原地区相互交通,独居西南一隅,住在析支水以西。始祖号鹫提悉补野,这是吐蕃原始宗教—苯教的名号,表示来自上天的光明界,后人便以悉补野为姓。他们崇尚武斗,而且聪慧,不久兼并了其他各羌,占据他们的土地。因为“蕃”字与“博”发音相近,因此他们的子孙叫“吐蕃”(bō),姓为勃罕野。也有的说,南凉秃发利鹿狐之后,有二个儿子,一个叫樊尼,一个叫偃檀……他们平常把强雄称为赞,丈夫叫普,因此称君长为赞普,赞普之妻称为末蒙。……吐蕃在唐朝都城长安西面八千里之遥,距离鄯善古国也有五百里之多,强壮的兵士达数十万之众。境内多打雷、闪电、刮风、下冰雹,积雪常年不融化,堆得很厚,形成了冰层,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即是盛夏的时节,也只像中原地区的春天一样,山谷中常年冰雪不化。……他们都穿兽皮衣服,非常暖和,而且结实,不怕雨雪,用赭红色涂在脸上。妇女把头发编成辫子,束起挽在脑后,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发型。吐蕃这时尚无文字,以结绳齿木来记录事件,可见文化极不发达。他们的刑法十分严厉,即便是犯了小错,也一定要挖去眼睛,割去鼻子,用针刺脸、割掉耳朵,用人皮作鞭子。人们





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高兴时哈哈狂笑,愤怒时乱打乱嚷。时喜时怒,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打算……他们非常信奉鬼神,尊崇巫师,凡是遇到大小事时,必定占卜问卦,喜好浮屠法。国家的政要大事,一定要用桑门来决定。多数人佩带弓刀,喝酒时讲究顺序。妇女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以健壮为贵,以老弱为贱,母亲须向儿子叩拜,儿子须向父亲鞠躬。……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无常所”。战时铠甲精良,遍布全身,只剩下两眼,即使是坚刀利刃也不能伤害其一根毫毛。军纪甚严,当军队缺乏粮饷时,就用盐来换资财。战斗时英勇无敌,前面的战士全部战死时,后面的马上前进继续再战。……征兵用金箭,当敌人来时便举火把点燃浓烟以示警,每隔百里设一亭。还有天鼠,形状像雀鼠,大像猫,用它的皮作衣服。他们的都城是逻些城,屋顶都是平的,高的房子有数十尺。贵人住在大毡帐内,名叫拂庐。住的地方非常脏,从来不洗澡。接手饮酒,以旄为盘,捻麦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当父母死后,削去头发,用青黛涂在脸上,都穿黑衣服,过了葬期就是吉日。当赞普死时,用活人来陪葬,他的衣服,珍宝等物件,以及所乘的马、车,用过的剑刀之类,都一同埋掉。在墓上建一个大室,堆上土,插上杂树作为祠祭的标记。由此可知,吐蕃当时(唐代)处在奴隶制社会。

吐蕃的古代传说,赞普的始祖弃聂器赞普是天神之子,化为人身,降临在雪山高耸的中央,大河奔流的源头,高国洁地的雅隆地方,做了吐蕃六旄牛部的王。从弃聂器赞传到松赞干布,共32代,历时700余年。当然,所谓天神之子的神话是后来赞普势力强大时编造出来的。传说的世系和年代也不能作为信史。但可以从中学知道,吐蕃在很早的古代就已经生息繁衍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美丽肥沃的雅隆河谷(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是他们的发祥地。在泽当西南约50多公里的琼结县附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缓缓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河的两岸长着一排排高大的、枝叶繁茂的生机勃勃的桄(chēng)柳,河谷平原





地平似海,原野肥沃,河两旁的山坡上分布着吐蕃王国时期的赞普安身的陵墓,其中靠近河岸一座便是松赞干布赞普安身的陵墓,墓顶平台上建有高大、宏伟的祠庙,正殿中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他的两个王妃一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的像。这里是吐蕃赞普的兴旺故地,唐代汉文献中称为跋布川(琼波川的唐代译音)。

关于六旄牛部,大概是指吐蕃本部最古老的六个氏族部落。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氏族贵族。后来,悉补野氏族贵族成为他们中最大的、最有势力、地位最尊贵一家,世袭担任部落的首领。传说在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吐蕃各部落氏族首领之间相互争战,支弓赞普与父王的属民“父部民臣”、母后的属民“母部三支”都成仇敌,臣仆罗阿木乘机造反,攻杀赞普,篡夺王位,以赞普妻作牧马奴,赞普的二个儿子则被流放到工布等地(今西藏工布江达县境内)最后,其长子夏歧集结同族力量起兵复仇,回到雅隆故土,消灭了罗阿木势力,尽掠当地人民的财物、牲畜等。夏歧被拥立为赞普后,号称布岱巩甲,建造秦瓦达孜城堡(汉文史籍称为匹播城,今琼结县)作为统治中心。布岱巩甲时,吐蕃人民已经会烧木为炭,熬皮作胶,开采和熔炼银、铜等矿来制作器皿,又制成了犁、轭,用牛来拉犁、轭,在平原上开垦农田,种植谷物,挖掘水渠,引水灌溉。相传象雄地方(今西藏阿里地区)的苯教也是这时传入吐蕃的。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吐蕃贵族役使更多的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与邻部之间的交往增加,是当时经济发展和相互掠夺战争日益频繁的结果。为了防卫外敌的侵袭和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筑了更多的城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吐蕃部落首领—赞普的权力也逐渐增长。到第17代赞普时,开始设大论(宰相)一职,辅佐赞普“统理国事”出现了政权机构的萌芽。以上这些传说虽然都没有准确的年代可考,但大致反映了吐蕃原始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过程。

松赞干布的祖父叫达布聂西。在他作吐蕃王时,就逐步统



一着西藏高原各部,土地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地增加,并准备进行统一战争,完成最后统一西藏高原的宏伟大业。然而,还没等他实现这个伟大的愿望,就因病去世了。

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继承了祖父的事业,终于战胜对手苏毗,统一了西藏高原。那时松赞干布才3岁。他正是生活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发展兴旺的时期。但是,赞弄囊的统一大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汉文史籍从松赞干布的六世祖寂悉董摩(藏文献作弃脱赞),第26代赞普时起,才逐代记载赞普世系,推算其时代大约是在公元五世纪的中期。这时,吐蕃开始强盛起来,王权逐渐提高,所以以后几代“君长”的名号,被载入诂素若(藏文史籍作达布聂西)定都于匹播城,逐渐完成统一大业。

藏史记载的吐蕃早期王统从聂墀赞普传至松赞干布共33代。吐蕃王朝的发祥地在今西藏山南地区雅砻河流域的泽当、穷结一带。直到吐蕃后期藏王墓仍建在穷结,现存陵墓还有八座。这一地区农牧兼宜,有利于发展。到公元六世纪时,吐蕃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君王称赞普(btsan po),辅臣称大论(blon chen)、小论(blon chung)。到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塞(Stag bu snya gzigs)和父亲朗日论赞(Nam ri srong btsan)两代时,已逐渐将势力扩展到了拉萨河流域。

古代帕米尔高原皆乃西羌的分布地区,而以雅鲁藏布江(gt sang—po 意为圣洁的河)为界,又可分为南、北两域,以北为苏毗羌的势力范围,以南称为蕃域,或作蕃靖。发羌之裔的蕃人即活动于此,其中最强大的一支蕃人乃番补野氏(rgyal—译萃勃野氏),历代吐蕃赞普皆出自此姓,传说中神人墀顿祉自天而降,留其子岱聂墀赞普“来作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雅砻即今琼波河谷地,那里“地如砥,原野秀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悉补野氏在此经历了多代蕃息,实力日益强大,遂建都秦木达则城,成为蕃域诸部的领袖。强大的吐蕃王国正是以此悉



补野氏为核心形成起来的,而击灭苏毗羌,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则乃此一王国建立的决定性步骤。

必须指出的是,直至6世纪末,帕米尔高原的霸主并非蕃域的悉补野氏,而是雅鲁藏布江北的苏毗羌,对此,《新唐书·西域传》明确记载:

苏毗,本西羌族……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鹫莽碛,户三万。

户3万,这在帕米尔高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以一户5口计,人口已多达15万人,故称“在诸部中最大”,一度成为高原共主,然《隋书》卷83误把此国同帕米尔高原西部的女国相混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其实,该传之苏毗乃苏伐刺瞿咀罗的讹写。唐朝史馆文人多不谙边事,通晓外族语言者更少,类似事例,所见非鲜。校以《新唐书》卷221可知:

东女,亦曰苏伐刺瞿咀罗,羌别种也。

按苏伐刺瞿咀罗即吐火罗语 *suvarnagotra* 的音译,意即金花。玄奘《大唐西域记》卷4载:“大雪山中有苏伐刺瞿咀罗国(唐言金花)……即东女国也……东接土蕃国,北接于阗国”。慧超《往五天竺行记》亦云:“过雪山,东有一小国,名苏跋那具怛逻,属土蕃国所管。”“衣著与北天(竺)相似,声音各别”。据此可知,苏伐刺瞿咀罗在吐蕃西,天竺北,于阗南。西苏毗则在吐蕃北,中隔雅鲁藏布江,与天竺更是不相连属。可见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苏毗王族出自森波杰氏,建都辗噶尔。念氏、娘氏、韦氏、农氏、庐氏、噶尔等江北豪族皆隶其麾下,一度号令雅鲁藏布江南北,俨然为之共主,并曾于586年(开皇六年)遣使朝隋。然至6世纪末苏毗王室发生内争,国分为二,都于辗噶尔的正统苏毗王森波杰·达甲吾为政昏乱:“任何事均偏听轻信,颠倒为之。以



罪恶为善，以善为罪恶。对明睿忠忱，善持政事，沉着端方之士，不听不纳，对奸狡之辈，谄媚甘夸，浮艳之词则分外听从……有人见而劝谏，乃获惨烈非刑。如此，无人再敢劝谏矣。王昏昏于上，臣则惴惴于下，王狂悖于上，臣仆则逃逸于下矣。……一切作为，均嗜痂成癖，一反常道，为非作歹，地方政事，日渐堕落，全境臣氏，均诽谤于王矣。”这一形势遂为以宇那为都城的另一苏毗王森波杰·墀邦松所乘，勾结达甲吾麾下叛臣念·几松那保共灭其国。但墀邦松亦非雄主，自此政柄全为权臣念氏所把持，则又进一步引起其他苏毗豪族的不满，内部矛盾重重，国势日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着一种误解，似乎松赞冈布乃吐蕃的开国君主。其实，并非如此。《新唐书·吐蕃传》明确记载此王之前已有佗士度、揭利失若、勃弄若、诃素若、论赞索等5位名王为唐人所知。他们都可在藏文史料《赞普世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其中后两位赞普对于击灭苏毗，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作用尤巨。诃素若应即《赞普传》中所记与苏毗王森波杰·达甲吾、森波杰·墀邦松同时的悉补野氏君长达布聂色，其藏名为stag ri gnan gzigs，应即诃素若之对音。正是此王在位时期苏毗国事日非。不满念氏专权的苏毗豪族娘氏、韦氏、农氏三姓密相盟誓，阴谋发动叛乱，并遣使者渡江，臣于诃素若，邀其出师北伐。藏文史料反映此三姓密使虽已进入蕃域，但仍不敢公开活动。“白昼隐藏于猪林丛木之中”，非得挨到入夜时分才敢“潜入秦则瓦城堡内”密相议事。这表明直至此时悉补野氏名义上仍然是苏毗下属诸藩之一。然而诃素若羽翼渐丰，早有觊觎江北的野心，遂当机立断，答复三姓来使：“吾虽有一妹，嫁在森波杰之侧，但，吾愿从诸君之言。”这意味着已许诺兴兵北伐。可惜此王并未得以实现此一壮志。596年（隋开皇十六年）师将发，而人已薨，其北伐计划遂告流产。诃素若之子论赞索即藏文史料中的墀伦赞，正是此王完成了乃父未竟之业。他联姻西方



强部象雄，得其臂助，进一步招降纳叛，除娘、农、韦三氏以外，又取得另一重要苏毗豪姓蔡邦氏的归附，并密与此四姓共相盟誓，厉兵秣马、伺机观变。终于 600 年（开皇二十年）正式出师，令其弟“伦果尔与母后东宗二人于本土牧守而驻”赞普墀伦赞亲统精兵万人，以苏毗降臣韦·义策、蔡邦·纳森为向导，娘·曾古、农·准保为斥侯，向森波杰氏政权发动了猛烈进攻。“遇大河即行涉渡，逢沼泽地即绕道而越，遂攻破宇那堡寨，灭顽敌魁渠森波杰”。胜利地完成了击灭苏毗，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伟业：“自是上起‘帕’之夏瓦那以下，直至工布哲那以上，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土矣。”并于岩波地方接受当地民庶及韦·义策所上南木日伦赞普尊号，寓有“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的涵义，意为天山赞普。自称其国名为吐蕃，其藏语原音似为 stod Bod，意为上蕃。可见吐蕃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的大业经历了诂素若、论赞索父子两代的努力始告完成。

以上所述乃吐蕃建国的历史过程。

论赞索吞并苏毗以后已不复是蕃域一方之君，而成为雅鲁藏布江南北的共主，遂移都辗噶尔，北伐有功之臣悉加擢用，苏毗地方豪强、外戚象雄家臣，皆同蕃域旧日部曲一起供职宫廷，分享高位。且不惜重赏，博其效忠。藏文史料记载北伐功成之日，赐苏毗降臣娘氏、韦氏、农氏奴隶各 1500 户，蔡邦氏 300 户，不久藏蕃小王马尔门叛乱，为外戚象雄氏家臣琼保·邦色击平，“以藏蕃两万户来献”，论赞索立即果断地把这些民户转赐于琼保氏，琼保氏部将米钦有平定达保之功，亦予重酬。这一系列措施确实取得了加强悉补野氏统治地位的明显政效。但论赞索力图遏制任何一支势力过于膨胀，以期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并别行物色和培植原来地位较低，同诸豪族存在一定矛盾的土著力量，噶尔家族即中其选。汉文史料译之为薛姓或葵姓，“薛”、“葵”古读皆与噶尔近似，应即其译音。这一家族原乃苏毗家臣之一，发迹于“葭布一个小山谷里”，先仕于岩波查松邦伯古止·森波



杰,既属土著势力,又不如娘氏、韦氏等声望显赫。因此,当蕃域旧臣蒙·赤多日芒策去职以后,论赞索即擢用此一家族出身的噶尔·赤扎孜门继任为第二任大论(大相)。其人“贤明、果断、刚直。有三宾客结伴同行,彼能知第一人所想何事,第二人所想何事,第三人所想何事。后,问诸三友人,真耶?伪耶?此三人心中所思,口中所言,竟与赤扎孜门所言一一应验”。赤扎孜门应即在吐蕃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噶尔家族入相蕃廷之始。

论赞索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以后是否同我国中原诸王朝有所往来?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对此,虽然正征无存,但旁征可验。《册府元龟》卷970记:“附国……大业中并遣使朝贡”,《隋书》卷83附国传亦记:“大业四年(608年),其王遣使索福等八人入朝”,所指应为一事。关于此一附国,既未见于前朝史册,至唐亦寂然无闻。单单名存于隋世,这是非常蹊跷的。《册府元龟》卷957记:“附国,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近山谷,傍山险,俗好复仇”。以此判断,附国地望应即雅鲁藏布江腹地。又同书卷961记:“附国,在党项西南数千里……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幕罽,衣多毛毳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山多金、银,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风俗、物产亦同蕃人无异。且“附”字古读与“蕃”之藏语原音“Bod”全然相同。可见附国亦即蕃国。考论赞索击灭苏毗乃发生于600年(开皇二十年),而附国遣使朝隋乃608年(大业四年)事。其时雅鲁藏布江南北业已统一,不可能再有别的蕃人国家存在。据此判断,很可能此遣使通隋之附国王即吐蕃赞普论赞索。

综上所述,吐蕃王国于600年(开皇二十年)正式诞生于帕米尔高原,天山赞普论赞索(南木日伦赞墀伦赞)即为此一王国的创立者,8年之后,这位赞普又同我国中央政权开始建立了联系。自此揭开了高原历史的新篇章。



二、果断平内乱

松赞干布

论赞龙南征服苏毗部落以后,便依靠、重用娘氏、韦氏、嫩氏等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和他们商议,并且破格委任娘曾古的儿子尚囊为大相,大大增强了赞普的王权。可是,论赞龙南的这些做法却触犯了吐蕃旧氏族贵族的利益。他们不仅没有从征服苏毗部落的胜利中分享到好处,反而由于论赞龙南重用新贵族而降低了他们的地位,丧失了原有的权势,因此,对论赞龙南心怀怨恨。代表着旧贵族势力的吐蕃父系六大臣和母后三大臣不甘心固有地位的动摇,勾结赞普身边的内应,毒死了论赞龙南,随即利用这一时机,同时举兵发动了公开叛乱,工布、达波、娘波等地区被叛乱者所占据。其他旧贵族势力和一些原已归顺吐蕃的属部,也借机纷纷叛离了吐蕃。

在宫廷内部,也暗藏着反对赞普的敌对势力,他们和各地的旧贵族内外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吐蕃王朝的安宁。特别是毒死论赞龙南的凶手还没有被抓获,犹如埋在宫廷里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再次引爆的危险。

不仅如此,曾经向吐蕃称臣并与吐蕃王室悉补野家族结亲的羊同部落,这时也与吐蕃叛乱的旧贵族遥相配合,从西南向吐蕃发起了进攻。被论赞龙南率军灭亡的苏毗国流亡势力也卷土重来,乘机掀起了一股“复国”浪潮,逃亡在外的苏毗王子率领军队回到藏博,与吐蕃旧贵族相勾结,驱逐了吐蕃赞普新任命的地方官,占领了原先统治的地区,并且发兵出吐蕃进攻。内外夹攻下的吐蕃王朝,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局势,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极端险恶的形势,并没有吓倒刚刚即位的吐蕃少年赞普。年仅 13 岁的松赞干布在巨变面前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即位伊始,就决心先从“投毒事件”着手,

九



肃清宫廷内部的奸细，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各地的叛乱势力。但他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还缺乏直接处理国家大事的经验，想听听亲信大臣们的意见，再作决断。因此，他没有匆忙地作出决策，而是召集了拥戴自己的叔父论科耳、大相尚囊等亲信大臣，共商平定叛乱、挽救危亡的大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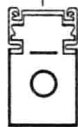
“父王遭人暗害，尸骨未寒，”松赞干布心情沉重地说，“如今各地又相继爆发了叛乱，连羊同、苏毗也乘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他们内外夹击，就是想把我们的吐蕃搞垮。诸位都是父王在世时倍加信赖的重臣，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不知诸位有何良策？”

松赞干布的话音刚落，心直口快的论科耳就接口说道：“大哥被人毒死，肯定是那些心怀怨恨的旧贵族暗中指使人干的。现在他们又在各地兴风作浪，弄得国无宁日。依我看，‘擒贼先擒王’，先把外地那些策划阴谋的头儿给收拾掉，然后再消除内奸。”

“论科耳所言有理，”素有心计的大相尚囊随即说道：“只是宫廷内部的阴谋投毒者尚未查出，如若贸然出兵平叛，后方兵力不多，难保他们不耍出一些新的花招来。依臣愚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还是先肃清内部的奸贼以后，才能全力以赴地对付各地叛乱之敌。”

末等尚囊说完，论科耳就高声叫了起来：“内奸可恶，外敌也不能姑息。毒死大哥的奸细背后，肯定是那些旧贵族在暗中捣鬼。不坚决镇压各地反叛的旧贵族，宫廷里的奸细就不能一网打尽。”

论科耳是松赞干布的叔父，尚囊不便直接反驳，因而又继续据理申述自己的看法：“如今我们内外受敌，切不可操之过急。各地叛军虽然来势凶猛，但互不统辖，行动有分歧，一时不会打到琼波川来。我们还是应该抓住时机，先设法肃清宫廷里的奸细和阴谋者。这样既可消灭旧贵族的内应，又能巩固王室的根





松赞干布

基。到那时再发兵平叛不迟。”

尚囊的一番分析，有条有理，说得大臣们连连点头，仔细倾听的松赞干布也深表赞同。见此情景，论科耳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刚才还议论纷纷的大臣们都把目光转向了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环顾四周，见大臣们都等着自己决断，就缓缓地站了起来，坚定有力地说道：“最近几日，一想到父王遭人暗害，我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毒害父王的仇人一日不查清，我心中的怒火就一日难平。更重要的是，不把暗藏的内奸消灭，宫廷不宁，后方不稳，要想迅速平定各地的叛乱也不可能。所以，我决定先从‘投毒事件’入手，来它一个顺藤摸瓜，肃清叛乱分子在宫廷里的内应，然后再出兵平叛。大相尚囊——”

“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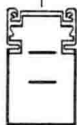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务必尽快查明真相，捉拿凶手。”

“请赞普放心，臣一定尽力去办。”

散朝之后，尚囊立即布置追查。他命令手下人查清了为论赞龙南准备膳食的厨师、侍从，一个一个地严词讯问，很快就查明了阴谋投毒的为首分子，接着又顺藤摸瓜，捕获了暗藏在宫廷中与叛乱分子相呼应的所有内奸。

尚囊干净利落的办事效率，使松赞干布大为赞赏。他毅然下令将阴谋投毒的为首诸人满门抄斩，以断绝后患。这一果断措置，一举肃清了赞普宫廷内部的敌对分子，有效地稳定了作为王室根据地的雅隆地区。判乱的贵族在宫廷里的耳目和爪牙被拔除，失去了内应，夺取雅隆地区和颠覆赞普王位的希望落空，只能各自割据一地，互不统一，从而为松赞干布各个击破、扫平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内奸肃清以后，原来十分紧张的局势初步稳定下来。松赞干布当即决定北巡吉曲河谷地区，争取新贵族和庶民的支持，为平叛作进一步的准备。





吉曲河谷地区,是以娘氏、韦氏、嫩氏为代表的吐蕃新贵族势力集中的地方。这些新贵族从赞普那里接受了领地和财产,又成为赞普的亲信大臣,地位大大提高。他们与吐蕃赞普之间结成了严格的君臣关系,可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在各地旧贵族发动叛乱以后,坚定地站在吐蕃赞普一边,是松赞干布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

为了得到这些新贵族的进一步支持,松赞干布在尚囊、噶东赞(《旧唐书》称禄东赞)等心腹大臣的陪同下,渡过了雅鲁藏布江,来到吉曲河谷地区,受到当地贵族和平民百姓的热情欢迎。在逻些(今拉萨)一带,松赞干布带着随从深入到部落之中,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察看臣民的生活状况,了解民间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

在纷乱动荡的形势下,年轻赞普的到来,使吉曲河谷地区的人民大受鼓舞。每到一处,松赞干布未及下马,人们就一拥而上,争着向他献上洁白的哈达,竞相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和爱戴之情。其场面之热烈,使松赞干布感动不已。

在娘氏部落,欢呼的人们簇拥着松赞干布,走进了部落首领的帐篷。对吐蕃赞普满怀感激之情的娘氏新贵族们把尚囊拉到一边,急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娘氏的子弟,我们娘氏的心情你最清楚,就请你代表娘氏向赞普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吧。”尚囊会意地点了点头,快步走到松赞干布的面前,激动地说道:“尊贵的赞普,娘氏的父老让我代表他们说几句话,他们都很明白,是赞普使他们摆脱了受苏毗王和大贵族欺压的屈辱,也是赞普赐给了他们丰厚的领地和奴户,对他们倍加恩信。赞普的恩情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如今,各地旧贵族发动了反叛,苏毗王子又企图卷土重来,娘氏父老决不会忘记过去的屈辱和今日的荣耀,坚决听从赞普的调遣,为平定叛乱出力。”

松赞干布也十分激动地表示:“感谢娘氏父老对我的支持。过去你们支持父王征服了苏毗,如今,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也一



定能战胜叛乱的敌人。吐蕃是不会灭亡的。”

离开了娘氏新贵族的帐篷，松赞干布又走进了一座平民的小帐篷。帐篷里摆设虽然很简单，收拾得倒也还干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忙不迭地请松赞干布坐下，恭恭敬敬地给赞普献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

松赞干布接过奶茶喝了一口，关心地问道：“老人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眼下我们的生活还不富裕，不过比起以前来可是安定多了。”

松赞干布点点头，又问道：“老人家有几个儿子啊？”

“三个。大儿子几年前战死在疆场上。还有两个小的，一个在家放牧，另一个在赞普的手下当兵。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苦一点倒没什么，只怕国家不宁，老百姓不得太平。”

松赞干布宽慰说：“老人家不用担心，我正在采取措施，那些搞叛乱的坏蛋很快就会被消灭的。您把儿子送到我的军队里来，我得好好地感谢您。”

说完，松赞干布转身吩咐随从，请吉曲河谷的地方官重重赏赐这位老妇人。

吉曲河谷地区之行，使松赞干布深深地感到当地新贵族和平民对吐蕃王室的拥戴和支持，心里踏实了不少。与此同时，年轻的赞普在危急时刻亲临吉曲河谷地区视察，也使吐蕃的北方地区得到了巩固，争取到了更多的财源和兵源。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松赞干布平定叛乱的信心和决心。

回到琼波川以后，松赞干布再次召集亲信大臣，商议平叛的部署。

“此次北巡吉曲河谷，收获不小。当地贵族和平民对吐蕃王室是衷心拥戴的，对平定叛乱也是坚决支持的。现在我们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

论科耳首先表态：“宫廷里的内奸已经肃清，北方的吉曲河

